文獻備考

兵考

兵書

衛兵

軍門

畿輔兵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二十八

校正

兵考五

兵書

(補)新羅惠恭王時金巖以沙飡入唐宿衛聞䟽師學陰陽家術自述遁甲立成法以示其師師曰不圖明達至此自是不敢以弟子待之及還以執事侍郎鎮浿江每農隙教以六陣兵法人皆便之

武烏兵法 詳見藝文考

花鈴圖 詳見藝文考

金海兵書詳見藝文考

高麗靖宗時西北路兵馬使奏金海兵書武略之要訣請沿邊州鎭各賜一本從之

陣說詳見藝文考○以下本朝

歷代兵要詳見藝文考

世祖御製序曰恭惟我太祖天挺神武誅殘去暴扶義布德秉建瓴而剪狝狼吊蔡庶於懼隕角應天順人開創大業紬以太宗英明仁智聖德赫赫立綱立紀緝凞王圖至于世宗以聖中之聖誕命御極立則貽統澤洽庶類昭文定武制禮作樂功德巍巍冠隆三代太平之治超邁古昔然而謙謙

至德不自爲足日愼憂勤無安厥位不遑暇食保
民如子旣伸軍政將士精練而猶慮爲將者皆是
數分之一未能好謀而成故命議政府右叅贊臣
鄭麟趾集賢殿副提學臣俞孝通集賢殿副校理
臣李石亨司諫院右獻納臣金淳蒐輯歷代攻戰
之可戒可法者又命臣監之始自黃帝涿鹿之戰
迄于國朝間以東國之事附以先儒之論死節之
臣籌邊之策靡所不采凡所去取悉稟睿裁賜名
歷代兵要此大舜之儆戒無虞周公之詰爾戎兵
同一揆也未及成之而大哀忽至嗚呼痛哉及我

主上殿下以聖繼聖增光于前善繼善述命臣八
集賢殿與諸儒臣藝文館直提學臣金鉤成均司
成臣金末守知承文院事臣金淡集賢殿副校理
臣宋處儉臣李承召臣徐居正集賢殿修撰臣尹
子雲典農主簿臣鄭守忠集賢殿副修撰臣徐岡
臣韓繼禧臣崔善復等更加讐校補以音註欲訓
諸將所以安民制敵永固基命之策得之得矣於
是親垂睿斷删其繁取其要事主乎詳而不失之
煩文主乎簡而不失之漏褒死節貴仁義杜邀賞
防覬覦君臣之義明立身之道具謙讓為賢歸功

於上懲悪而勸善廢邪而存正其取舍之間有莫測之妙存焉豈俗儒庸将所能窺者哉兵家變化治平要道無所不備上下數千載間得失成敗強弱之勢臨陣對敵勇㤼巧拙忠邪行迹瞭然目前求奇正者何必求之於七書學中庸者豈但尋之於五經人主覽之而思封疆之臣人臣見之而長烈風之操儒士見而得其武武人見而得其文謀謨六官之人咸競於喑啞叱咤騁鶩入陣之士悉恊於都俞吁咈矣世之論将者率以才勇為先是甚不可語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夫中權制謀

寧取一夫之勇箭鋒相拄何如身無縛鷄如霍去
病者雖不學兵法而天資之美暗與孫吳合終不
立李靖之功者不學之過也盖素習兵士於干戈
則前無獷敵頹立清風於名教則退無儌幸興世
宗今上所以始終是書拳拳汲汲以鎭國家之安
危以作生民之司命而責厲訓迪取信於民之意
豈但詰爾張皇而已哉臣聞兵法不可以言傳不
可以手授當以意化之而已故沿文究義沿義生
精精義入神神則無方故曰善陣不戰善師不陣
兵之極致至於無勝如是則無爲而化自成矣臣

何敢擬議於其間哉

東國兵鑑 詳見藝文考

五衛陣法 詳見藝文考

世祖御製序曰陣法自風后握奇以後諸葛亮李靖得其遺法雖因時宜有八陣六花之名而其理則至于今日有未嘗異者我太祖以神武定禍亂拯民塗炭寧濟一國當身屬櫜鞬奄及四方之時何暇求之於古文遺法自有天智神略出奇無窮而變化不測風掃電馳而所向摧破同破竹之自解若大造之無跡股肱宣力而莫知其端是以置

陣節目世無傳者太宗世宗運屬豊亨而居安思
危乃命河崙卞季良河敬復鄭欽之鄭招撰集陣
說以為敎士之常式然河崙等所撰但據古文而
條畫有未盡恭惟我主上殿下以同符列聖之德
撫膺盈成乃繼述祖宗追天未雨之志修正陣法
兼蕃漢之勢盡奇正之變法天地明人倫集大成
於先哲立弘規於後葉雖天縱睿智度越百王然
猶好問樂取以臣夙業弓馬特賜顧問臣之愚癡
何足以賛揚一策但奉成筭出納休命而已於是
命臣與工曹判書臣鄭麟趾中樞院使臣金孝誠

兵曹參判臣黃守身僉知中樞院使臣趙由禮護
軍臣金有銑兵曹正郎臣宋處儉守校書校理臣
權擥承文院正字臣洪允成會議於兵曹定之因
命臣序之臣御諱伏覩聖制文約而義深法簡而用
繁其連陣之外陣者六七八九之數也內陣者五
十之數也間陣者一二三四之數也此法河圖之
文也合陣之中衛包內外者五十之包內外也四
衛之離爭方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各離爭其
方也此法洛書之變也駐統方列戰統圓聚方以
守之圓以行之此法天地之體也外陣方而內陣

圓義形於外智藏於內此法陰陽之用也各保小
将父子之親也聽於一将君臣之義也陣有牝牡
夫婦之別也隊伍相愛兄弟之情也法令不忒朋
友之信也此法人倫之道也是故敎兵而民知禮
義國家恒安也蓋生之者憂死之者安軒轅五十
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漢祖唐宗及我太祖莫不躬
擐甲胄馳騖四方豈自勞於征戰乃遠毒於宴安
耳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孔聖曰不敎民戰是
謂棄之苟不素習於平日誰能禦侮於倉卒是故
敎戰者國之大事也夫孰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

之命履屍喋血爭首赴敵者諒由敎之豫而法先
定勢先固而氣力成也管子曰敎士三萬橫行天
下此無他變剛柔而固其勢耳小而一家大而天
下無非勢合而成也始也乾坤之旣判善惡之必
有對治亂之必相因愚迷之徒有貪心有怒心有
違命負力者則王者當有而接之故不得已制爲
干戈以討不服兵之所由起也此因亂勢而制兵
也及乎塵淸海晏谿狠屛迹放馬投戈制禮作樂
時叙九功乃歌七德此因治勢而偃兵也然則兵
之出入無非勢也臣觀歷代人主徒事浮華文彩

治道凌夷者多孰若我殿下先修軍政保安吾民

哉爲將者雖得糟粕其於糾逖王𨖼納民休和何

有

英宗御製後序曰夫此書五衛兵書而首編序文

光廟潛邸時御製乃周時寓兵於農之義而與唐

之府兵宋之禁廂同一規而前朝則有六衛而八

我朝爲五衛郎龍驤虎賁義興忠武忠佐是也一

自京軍門設立之後兵農作二五衛之制今無實

故諸司軍門不知此書之存焉幸於昔年偶見內

藏故尋得命刋廣布中外噫奉覽序文列朝命設

重軍制備陰雨之意至矣盡矣光廟校整嚴軍法重師律之意詳矣備矣五衛之制今雖蕩然其節制約束其可舉而措之於方存諸軍門況此識者之欲復五衛其来蓋久凡歷代史書軍制備載而惟於我國文獻草畧一卷兵制僅存此書我列朝為國宏遠之盛意我聖祖深長釐正之盛筭其將泯於後世矣于今小子之重刊廣布作序序後者蓋揄揚聖意永垂萬禩之意云爾

趙憲曰如欲詰爾戎兵無壞我祖宗成法則以東國兵鑑五衛陣法等書印頒于將士各使其

將習兵鑑軍曉陣法而乃加鍊試自內及外無不張皇整頓則庶乎罝兎野人可為干城而赳赳之詩不獨詠於周南矣

武經七書註解 詳見藝文考

世祖御製序曰古之論兵者多矣今所宗尚七書而已皆先傑更事所知積思所發制治保邦無要於此求之益深用之不窮譬如對峯望山陵之脩高能入其門者方乃可窺夫天之生物角之齒之翼之爪之求其食備其侮安其性理一事通家國皆然故求其食者農也備其侮者兵也安其性者

學也非此三者世道不堅庸麤迷碎之徒誦九流
之説不知一致之道未嘗經目而指為武人之學
何笑如之世宗曰兵不可不知乃親授予孫子予
承聖訓弓馬之間究精兵家盖有所得未必無諳
合處亦非語言之所能喻人也文宗以予知兵命
予口訣并辭予與權擥洪允成不遑於精難莫得
而致詳焉今更與申淑舟權擥崔恒宋處寬洪應
等定口訣命校註庶育英才收功四方云爾
崔恒跋曰臣嘗觀藝文志兵家者流無慮數百而
太公黃石司馬孫吳衛李之書為其冠冕世所傳

武經七書是已然孫子則有十一家註而僞舛尚多餘六書則未有註觧學者病之恭惟主上殿下自在龍潛嘗受聖考之訓尤邃韜鈐追承文宗之命始事訣觧靡暇裁定歲至癸未萬機之暇定口訣旣訖廼命臣等訖加讐校且著註觧於是僞者以正奥者以明艱深者以通學是書者庶可得鄕導矣

兵政詳見藝文者

申淑舟䟦曰兵之於政爲國所先務我主上殿下撫定大難應運闡理特先兵事而尚以軍令未精

莫適所從命為定式臣淑舟與兵曹諸將親承指授凡將卒之侍衛聚會鍊閱規度以至文移格例莫不詳定承守奉行如指諸掌至是以政之於兵可謂先所務矣於為國乎何有書成賜名兵政命臣叙其尾

兵將說 詳見藝文考

申叔舟跋曰我殿下撫運定治修攘兼舉百姓安堵威加域外而猶以宴安為戒圖俶遠畧每誨諭諸將隨事示札詞約而旨遠與典謨哲誥同規簡密嚴切不得窺其墻仞臣淑舟臣麟趾臣希孟略

著註釋以進云云

兵法大旨 詳見藝文考

諭將篇 詳見藝文考

崔恒序曰一日上御便殿示御製諭將說旨哉聖人之言乎簡而該邃而暢放之可貫乎三極歛之不越乎數言先之以氣習性命俾識人物之本源繼之以文武賞罰使知國家之綱紀次言佚勞有生棄勞無生則怠者有以自勉爲善得福爲惡得禍則惡者有以自省矣戒其侮人而慢神勸以敬天以勸民慮勳臣之安於逸樂不戒滿盈也則諷

之以居罷若驚之爲貴將士之拙於昇平專事遊宴也則諭之以立志克己之當勉終則眷眷以鍊兵閱武爲言大而奇正常變之道小而形名分數之用離合有節變化無方使爲將者晣然審夫得失之計動靜之理死生之地此出於性命之筆而經綸天下國家之大經大法盡之矣

續兵將圖說 詳見藝文考

英宗御製序曰夫兵將圖說奧在昔年光廟所撰也其緊已載於本書後序今不架疊而此書續成意何在乎其一古今之制不同不可不依續五禮

儀續大典例而纂成其一軍門軍摠一帖官案外
無他載録欲因此篇輯軍摠使後人開卷而瞭然
也然今書不過續成故其本河圖洛書不必疊圖
於此而大抵黃帝之九宫諸葛之八陣李靖之六
花我國之五行自有因襲今於陣圖中先圖九宫
次畫八陣次圖六花又圖五行陣次第而其下繼
圖玄武陣法今之軍門習熟不過五行陣而玄武
按圖僅設況九宫八陣六花而今并圖者葢遵本
圖設中圖河圖洛書之意雖不能效古人之運機
莫測按圖列陣玄武八陣奚異哉故一例命圖以

俟他日識渓智廣者之運機而御敵焉爾乃命五軍門將臣編輯成書列書職姓名于後以彰承教纂輯之勞而予於此有興慨者何則昔韓信稱漢高以善將將自謂多多益辨多多益辨先儒以為分數明噫予之識浅其於政令常自歛然况能善將將乎然續成此書者為將意渓咨京外東兵之臣體予此意於内運幄决勝於外戰勝攻取則昔年撰此書之聖意其可永昭乎來世此渓有冀於諸將者也

為將必覧詳見藝文考

英宗御製總叙曰凡爲將者得三軍之心然後可
以爲將此正萬人一心也古人云衆心成城此可
以驗昔吳起之吮疽劉裕之琥珀枕皆爲其軍也
豈徒此也楚莊撫循其軍如挾纊焉噫爲其君其
猶若此況其將乎噫爲將者擁衾帳中軍飢而不
問軍寒而不恤其曰萬人一心乎予本凉德臨御
卅載年又周甲其於軍民無一施惠然昔年愛恤
軍民之聖意仰體久矣白首暮年其若忽焉此負
陟降也予忍爲此予忍爲此謁陵回駕之日戎衣
未釋而特命試才者意盖此也今當親臨試才之

日此心罙切不敢曰褻不敢曰儹臨帳殿而特召
承宣乎寫一篇先命名曰為将必覧此則傚登壇
必究之意也其目有五曰撫恤也曰立威也曰守
城也曰行陣也曰禦敵也何謂撫恤立威卽恩威
竝施之謂也常時不撫恤何以得力於不虞徒施
其恩師律不嚴軍驕而何以能忘身前進乎何謂
守城噫予欲守城其雖迂濶意則深矣以今紀綱
以今師律其欲守城雖若迂濶而為宗社為軍民
欲守都城此乃意深何謂行陣禦敵盖行陣禦敵
一表一裏卽一而二二而一也行陣不嚴何能禦

敵雖或禦敵可謂徽偉此所謂一表一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目當列于下先叙其綱云爾

訓營劄錄 詳見藝文考

英宗御製總說曰我國軍制甚疎虞至於武藝兵器尤為寒心昔唐玄宗驪山講武也親自執槊巡視六軍雖為將者焉敢謂賤武安之青龍刀翼德之丈八矛呂布之畫戟子龍之長槍敬德之鋼鞭叔寶之三稜鐧存孝之渾鐵槊各有一藝而武穆學射於朱同尹公它學射於公孫丁今武士學藝於古將其何賤乎何以謂學今之人能用此法自

此可謂追學也凡爲將校者十八般武藝中弓劒外能通一藝者操鍊及赴營時各執其器試其才而勸懲之爲將者宜其勉厲而有成效焉予亦有試其能否之時矣

制勝方畧 論六鎭防戍詳見藝文考

(補) 軍門要覽 詳見藝文考

(補) 將訓元龜 詳見藝文考

行軍須知 詳見藝文考

金錫胄序曰昔在壬丁我國再遭倭難明天子爲之發兵東捄而其時總戎受脤多是宿師曉軍機

者我之將士亦得以扣質疑難仍取戚氏新書撮
其操鍊之要名之曰兵學指南今之設廳講授稱
為能歷兒者郎此法也頃者於武經總要宋仁宗命曾公
亮等昕撰中見行軍須知一篇論議明而計畫詳綜錯
乎七書隱栝乎百家子史而成之者也余嘗以兵
家而擬之於醫家則指南者固湯液丸散炮灸之
方而須知乃虞摶或問李挺提綱之類也擬之於
星曆家則指南者固測筭度分大小之術而須至
乃司馬遷天官書許衡曆議之類也必二者俱備
而體體立而用以行理得而數亦明庶幾無歉闕

之患矣将與指南並布中外俾我國中弁韜得資其講習焉

㊕兵學指南 詳見藝文考 即今軍門皆取法焉

演機新篇 詳見藝文考

金得臣序曰安君德叟蒿目時艱銳意兵家以風后握奇經文參之以伏羲八卦反覆考證得其要旨遂註釋經文又推演其法為八軍圓陣圖以經文章句逐節書之無少闕缺然後乃知唐宋以来所演陣法皆失握奇經本意所謂握奇則自風后以後知此法而用之者惟太公望孫武子諸葛亮

李靖諸人而已其後則無傳焉至於我國素不閑
陳法龍蛇喪亂之餘本朝奏請天朝始學戚繼光
方營陣法此非古制也頃年丙丁之訌所謂戚法
已試其不可而到今因循不知變通德叟知其然
也乃扼腕憤發研窮乎風后握奇至積稔透悟以
續夫千載不傳之緖雖方諸古人不必爲愧若以
此法教閱兵士而慣習之其於制敵也豈少補哉

附 鄭蘊三疊陣說我國鐵丸射手爲天下無敵之
兵也倭人善砲而不能射虜人善射而不能砲我
國兼而有之雖橫行天下夫誰與我敵哉所患者

軍律之不嚴陣法之不密而已誠得精砲四千善射三千騎射三千鞭殺各一千合萬有餘名則其於禦此賊也何有其法得戰場一處先定陣所多布菱鐵於前次積拒馬木後以砲手四千分爲四隊二千當前結陣二千或左或右且因其地之形便而結陣空其一方者盖慮相對放砲互傷吾軍也皆重行而坐放則立旣放則坐以便後隊之放砲砲隊旣定次射隊射隊旣定次殺手次鞭軍次騎射堂堂其陣井井其列退一步斬進一步賞申明軍律嚴勑行伍然後與敵相戰彼若鸛翼而来

則前砲隊一千先放放放後坐而藏藥後隊一千後放彼若長蛇而来則左陣先放如前隊之法賊至四五十步之内射隊發矢如砲隊之為砲聲不絶矢注如雨彼雖堅甲利兵安得不潰且殪也至於騎射鞭軍用於合戰之時或馳突以衝其中堅或埋伏以絶其歸路在臨機善用耳盖此敵有進無退若砲矢間斷則乗間逼迫而無暇用砲矢耳若用此法丸矢不絶則彼何敢進逼吾陣乎故臣以為此禦戎常勝之法也此非臆料乃吳玠駐隊矢之法而吳璘疊陣法之遺意也

(補)兵學通 詳見 文考 藝二

(補)世祖四年命校書館刊印武經十八件下送咸吉道

(補)九月上御內苑命諸將以小形名習陣法衛將都鎭撫兵曹堂上議兵畧奉禮郎許琮等五人護軍吳幹等十餘人講武經

(補)五年命宋處寬梁誠之等校正孫子注觧

(補)八年命以兵書分三等兵要武經七書兵將說三篇為一等陣法兵政為二等講武事目為三等俾鎭撫部將宣傳官講之精通者給分

(補)又命申叔舟等定兵書口訣詳見藝文考

(補)八月命校書館印兵要百本須賜諸將

(補)成宗二十年命須將鑑博議於諸道刊印廣布

(補)中宗十三年平安道節度使李長生啓言武士不知學問則臨事而眩如將鑑博議武經兵要孫子吳子等書自本營分賜諸鎭令於弓馬之暇講習勸課俾知古將應變之迹上曰善然只讀兵書亦末矣並賜五經四書小學等書令講讀焉

(補)十九年下內藏攻守圖術于政院曰此書藏于內已久名物多難曉其召徐厚問之問之厚言此守城

戎器之制也唐宋以前無此書其序有中統年號必
是元世祖時所撰也因逐條指陳上善之
㊉補柳成龍啓于宣朝曰有輕慮淺謀之人自任已
意盡毁祖宗之制做出新規名曰制勝方畧其初
見乙卯倭變爲此一時救急之策不知此說可以
應小小之賊非所以制禦敵大之術其後兩南監
兵使人人各持所見而售其管窺杜撰添加渾稱
之曰制勝方畧於是舉世宗之如孫吳兵法一切
通行國事之所以至此者大槩制勝方畧誤之也
㊉補李睟光曰中朝武職子弟悉令習讀武經七

書七書者孫子吳子司馬法六韜黃石公尉繚子
李衛公也我國業武者雖習弓馬不讀兵書宜將
才之不出也
(補)仁祖六年命依祖宗朝故事設武學教授印兵書
以訓武士
(補)英宗二十六年須兵將圖說于八道閫帥
(補)三十年續兵將圖說成先是世祖撰兵將圖說只
五衛之制發揮方圓曲直銳五陣之法及中葉以後
設置五軍門專以兵學指南訓鍊故兵將圖說雖命
刊行未有實用於是上命五軍門將臣撰成續兵將

圖說仍命刊行于五軍門

○四十二年命八直宣傳官八侍講兵學指南教曰武臣之無勢者講誦無滯其膏粱之類不能焉是豈設觖縻兒講之意哉其不能者盡誦陣法後脊直

衛兵

高麗

二軍　鷹揚軍一領龍虎軍二領

六衛　左右衛保勝十領精勇三領神虎衛保勝五領精勇二領興威衛保勝七領精勇二領金吾衛精勇六領役領一領千牛衛常領一領海領一領監門

衛一領
諸衛每領護軍一中郎將二郎將五別將五散員
五伍衛二十隊正四十正軍訪丁人一千望軍丁
人六百凡扈駕內外力役無不爲之
別號諸班　神騎神步梗弓精弩石投大角鐵水剛
弩跳盪射弓發火凡十一班
五軍　中軍置兵陣都指諭都將校五兵都指諭將
校都業師神騎都領及指諭左右梗弓都領及指諭
左右精弩都領及指諭神步石投大角鐵水發火跳
盪剛弩亦各置都領及指諭前後左右軍亦各置兵

陣都指諭神騎神步精弩都領及指諭

趙浚曰府兵領於八衛八衛統於軍簿四十二都府之兵十有二萬而隊有正伍有尉以至上將以相統屬所以嚴禁衛禦外侮也遼金氏接壤兩界立晉帝而子之虎視天下求好於我而我太祖絶之虜遼宋三帝威振四海而莫敢傍窺式至于今者以祖宗之軍政得其律令也

(補)又曰自事元以来文恬武嬉禁衛無人乃增立近侍諸衛皆設護軍以下官而祿之於是祖宗之制皆爲虛設而徒費天祿食四十二都府

五員十將尉正之祿者非幼弱子弟卽工商賤

隷豈祖宗之意哉

臣謹按鄭麟趾曰六衛三十八領若除麗史

所稱四十二領中役領海領常領監門一領

而只計保勝精勇則合於三十八之數趙浚

曰八衛四十二都府並計穆宗時所置鷹揚

龍虎二軍則其爲八衛無疑四十二都府云

者又與四十二領之數相沕或曰領或曰都

府者抑其時所通稱歟是未可詳

本朝

經國大典曰一國之兵盡以分屬於五衛每衛有五部每部有四統補臣謹按此條不載於大典兵典中可疑

義興衛爲中衛甲士一萬四千八百人補充隊屬焉

京中部開城府京畿楊州廣州水原長湍鎭管軍士屬中府江原道江陵原州淮陽鎭管軍士屬左部忠淸道公州洪州鎭管軍士屬右部忠州淸州鎭管軍士屬前部黃海道黃州海州鎭管軍士屬後部

龍驤衛爲左衛別侍衛一千五百人隊卒三千人屬焉

京東部慶尚道大丘鎭管軍士屬中部慶州鎭管軍士屬左部晋州鎭管軍士屬右部金海鎭管軍士屬前部尚州安東鎭管軍士屬後部

虎賁衛爲右衛族親衛親軍衛四十人永安南北道人羣排五千人

京西部平安道安州鎭管軍士屬中部義州龜城朔州鎭管軍士昌城昌洲方山麟山鎭軍士屬左部成川鎭管軍士屬右部寧邊江東碧潼鎭管軍士碧團滿浦高山里渭原楚山寧遠鎭軍士屬前部平壤鎭管軍士屬後部

忠佐衛爲前衛忠義衛忠贊衛破敵衛二千五百人屬焉
京南部全羅道全州鎭管軍士屬中部順天鎭管軍士屬左部羅州鎭管軍士屬右部長興濟州鎭管軍士屬前部南原鎭管軍士屬後部
忠武衛爲後衛忠順衛正兵壯勇衛六百人屬焉
京北部永安道北青鎭管軍士屬中部甲山鎭管軍士三水惠山鎭軍士屬左部穩城慶源慶興鎭管軍士柔遠美錢訓戎鎭軍士屬右部鏡城富寧會寧鍾城鎭管軍士高嶺潼關鎭軍士屬前部永

興安邊鎮管軍士屬後部

臣謹按大典有甲士別侍衛隊卒親軍衛彭排破敵衛壯勇衛之數而補充隊族親衛忠義衛忠贊衛忠順衛則初無定額至如正兵亦不擧其數只書其鍊才遞番而已其現於散記者三百八十而亦不敢為必信

五衛陣法分數篇曰大將有五衛衛有部共二十五部部有統共一百統○騎兵二統一為戰一為駐兵少而一統人數雖不滿隊四統之名不可闕兵多而一統人數雖過隊旅四統之名不可加若欲使中衛之兵多於各衛中部之兵多於各部皆在一時將畧每衛各有遊軍五領大槩以正軍十分之三為遊軍

大将令衛将衛将令部将部将令統将統将令旅師
旅師令隊正隊正令伍将伍長令其卒

㊋柳馨遠曰本朝雖有五衛之設衛将十二員
通隷五衛将而未嘗定任為某衛将每至入直
闕内受點定所三日而更以至監門巡衛皆無
定軍亦無定将兵曹率皆臨夕望差數日輒更
鍊藝習陣亦不必本将主之諸将中落點而為
之是以軍政無寄盲為紊亂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是雖懲於麗季臣強之失然為國立制自有
不易之道不可因一時任人之弊而并枉經制

也若故爲紛更而使無統紀則寧本不設衛之爲愈一朝悍獰何以爲禦又豈無奸人因其無統而反爲竊用之弊乎夫人君所貴唯在得人以任苟有不可者遞改之可也退黜之可也奚爲先作渙散無紀之法自病其國也况主兵既分五衛番軍兩月遞代則非如一衛專主一兵長征之比且凡事爲皆無自專稟旨而行則其譏徽也亦至矣有何權重難驅之慮乎必使五衛各定其將各任其職然後軍政可得以理也

(補)李瀷曰五衛之制廢而名尚在其始分都爲

五部中及東西南北也分域内為五部中及左右前後也彼諸州各為鎭管領其屬邑五衛之外以衛稱者亦多大抵用兵多多益善只是分數明也畢統於尊遠統於近中權制命方隅鈎連便成風后握机之勢然有事之時中衛守内四衛捍外也既分八道道各有師而江原忠清黄海三道遠或至三四百里之外且西南關阨比内守乞急並屬中衛已是失策京城四部遠統四衛勢有所不及既有中部制命於外又何必若此繁複之為哉唐之府兵千古長策寓兵

於農古之制也然緩急或有所妨故漢之南北
軍唐之長征兵已立養兵之法輦轂親軍亦不
可忽也宜別立禁旅與近京土兵專守都城其
餘四衛制閭居外或至嚆矢內向巡校受鋒於
是各以其兵勤王顧何待節度禀命耶此制者
必須號召至京國成陣圖呼吸轉動氣脉流通
如八陣六花之勢然後方可得力今人皆言五
衛當復抑或未然且五衛之外名目太繁綱條
易紊越之君子軍雖若有理管中士卿不可不
念今並驅宗姓士旅混歸鈐轄却是緩於文而

急於武也亦須別有處置

李端夏疏曰族親衛則宗姓祖免異姓緦以上親王妃緦以上親世子嬪朞親也忠義衛則功臣子孫也忠賛衛則原從功臣及子孫也忠順衛則異姓六寸以上親王妃外五寸以上親及東班六品西班四品以上曾經實職顯官文武科生進有蔭子孫婿甥姪也有蔭子孫之如有讀書而爲儒者生進則肄於學校操弓而業武者亦屬於內禁羽林等衛其非文武者仍屬於忠贊忠順等衛其外彭排破敵壯勇別侍等衛不知何指也入番則爲衛士不入番則徵布

而但所徵視正軍輕歇以有蔭故也此外中人輩則皆屬於醫譯象學其次又屬於京外衙吏其餘億兆之民皆歸於騎步兵漕水軍樂生舘夫工匠等役未有一人無役而閑遊者其有才德登朝者則又各有職事而祿俸厚薄隨爲堂上官以上及侍從則雖適實職亦付軍職俾不失其祿而軍職亦各有所屬之衛則當五衛不罷之時脫有變亂其各有所歸可知也如此然後可謂大均貴賤巨細咸得其所而國家治矣今欲修擧廢政則軍額不患不充國計不患不裕矣

附忠翊衛（原從長派限五代）忠壯衛（戰亡及功臣孫並支嫡限三代）

經國大典土官職條曰西北驍尉依京中隊卒例士滿加階去官亦授土職○鎮西衛（平壤府）鎮邊衛（寧邊府）鎮浦衛（江界府）鎮江衛（義州府）鎮北衛（永興府）鎮封衛（鏡城府）懷遠衛（會寧慶源府）柔遠衛（鏡城穩城富寧慶興府）

臣謹按五衛部隊之制略有成法而至於編伍簽籍之數則無可稽趙憲曰正軍二十萬並户率而計之不滿四十萬李晬光曰中外騎步正兵十八萬零通計户保無慮五十萬而亂後見存堇六萬柳成龍曰壬辰前騎步

兵甲士定虜別侍衛及各司諸員奴婢皂隸

樂生並其戶率合為二十四萬餘皆說牴牾

靡所指的今姑並存之以備後考

軍門

訓鍊都監大將一中軍一別將二千摠二局別將三

把摠六從事官六哨官三十四（並牙兵哨官）知彀官十旗

牌官二十本廳軍官十五（試射付料）別軍官十

別武士六十八勸武軍官五十局出身一百五十

馬兵六哨步兵二十六哨攔後別哨一哨（每哨三旗九隊）

標下軍一千一百二十

京畿砲保二千八百十七餉保八百四十四黃海道砲保八千七百十餉保一千六十三全羅道砲保八千七百七十三餉保二千一百五十六慶尚道砲保七千四十餉保七百七十五忠清道把保六千六百七十二餉保一千八百六十七江原道砲保三千二百五十三餉保二百九十四

陸戶京畿二十五黃海道三十全羅道五十慶尚道三十忠清道四十江原道二十

(補)仁祖朝李敬輿劄曰訓局冗老居半竭東南之血費國力之半安用此無用之兵且三手原糧不

過三千之數而增額之多至於六千經費之屈無怪也且御營軍保收米之詐出於討糧無所而資給器械並失其初意臣愚以為汰訓局冗兵一千以其糧資御營則不待別抄保人而軍可宿飽矣

(補)孝宗朝又劄曰昔者穆陵時當板蕩而訓鍊舊額不過三千豈不以糧餉為憂而務精為要也近日增額之數至於六千而猶且未已三手之糧僅給半年砲保之役毒遍八路屯田之設公稅日縮不如仍存舊額亦足以內衛周廬外備國容矣

(補)顯宗十年新設訓鍊別隊時都監軍兵有兵名無

實徒費國廩人皆有尾大難掉之憂李端夏首陳其
弊宋時烈請依御營軍制改設新軍而革罷訓鍊都
監上以問於李浣浣極言訓局之不可罷新軍之不
可設許積柳赫然力贊新軍之易募上決意行之於
是名新軍曰訓鍊別隊其舊軍之逃散者亦皆充補

㊉補判府事宋時烈擬疏曰臣之訓局爲憂而必欲
變通者以廩養之難繼也遊惰而難用也驕悍而
難制也然變之不以其漸則亦恐別生他憂故臣
以爲有缺則勿補而移補於御營之軍如有願歸
鄉土者則亦聽之而俾從御營之役如此七八年

自然消磨盡變爲御營之制然後分屬兩將如漢之南北軍則宿弊可杜故臣敢以爲請而殿下幸賜聽從令之訓局別隊之選所以爲此也唯是任事之臣擧事不審責效太速訓局元額之充定如故別隊并起名雖變舊實則創新一猶難堪況今爲二

(補)肅宗七年又劄曰至於兵制則其弊莫甚於訓局之兵也臣於戊申歲末入陳於榻前則先大王極以爲是不謀於諸臣專委柳赫然通變而亟罷訓局卒一千此則出於睿斷者也然而赫然無誠

實爲國之心徒增其弊有甚於前大失先大王本意今所謂訓局別隊是也

補 又與人書曰訓局卒今至七千是壬辰亂後所創也月給其糧正朱夫子所謂無日不戰者國家稅八十餘萬石而費於訓卒者七萬餘石國貧民竭職由於此又每安坐成懶緩急不得力試於行幸時可見其驕不可制又詳慣輦轂之卒常留城闕極有深憂又選上之際極爲列邑之弊故去冬建白榻前請以漸變通其選養之規一如御營之爲然久居輦下昏男長孫必

不欲遽還鄉里只從今勿復選上有缺勿補其缺者補以御營之規則不過十年彼除此成公私兩便聖意極以為然敎曰外方監兵營以下諸營托名軍官者欲為刷出蓋愚之所陳者欲除訓卒之舊而仍用御營之制今聞訓局別隊之抄果用愚策而年分選上之規仍存不革云如此則不惟不除舊弊只得增一新瘼

補 柳馨遠曰我國舊無京兵宣祖壬辰以後始設京砲盖當軍政大壞國勢板蕩之日因時變通也夫京師居重御輕之地雖有番上之軍而

京師亦不可無居守之兵漢之南北軍唐之南北衙盖此意也然但當可以備守衛不可使過多量其税入可養萬兵則定以四五千可養五六千則定以二三千可也本國事力不過養一二千過此則有害矣

(補)又曰嘗聞當初設京兵時以爲輦轂之下置常屯之兵事體甚重雖置大將而必使大臣之賢者領其事如柳成龍李恒福李元翼皆爲其提調凡他條目頗詳密仁祖以後勳臣相繼爲大將而宰相皆以職帶軍務爲嫌故營中事務

將官差除皆大將專之而相臣不與知又當初
只募京人為兵而其後或以外方民戶充上今
則年年增額勒定充上之弊遍於八方遠地之
民離父母抛田宅撤徙京中蹁宼極矣凡軍士
保布例是二疋而京砲保則獨納三疋又為濫
定餘保廣收價布保人之老除者不使本官除
代而必封其頭髮至京都監乃許其間吏胥阻
當索賂之弊不可盡言且市人為兵古今明戒
戚繼光曰兵貴精選苐一不可用市井油滑之
人苐二不可用奸巧之人苐一可用只是鄉野

老實之人第二可用乃經戰之人戚公真知言
哉今也舉使京兵爲市井誘以謀利之途自數
年以來爲大將者又啓請京兵之爲市井者不
使應市役故京兵盡化爲市井而與他市井紛
爭相詰疾若仇讐由是國制日亂京兵益游惰
驕横罔有紀極此皆不可不及時改之者也
(補)八年以軍制變通事詢問備局諸臣兵曹判書金
錫胄曰訓局元軍之減去者七百有奇則歲省料米
六千七百八十餘石還于戶曹可無三手粮不足之
患歲省衣布一百二十七同今爲本局羨布可代戶

曺中旬賞格之費精抄保還屬兵曺者五千八百七
十餘名所捧布可二百三十五同亦足補用於經費
此等少效可以立見實有愈於全不變通矣㦸言訓
局之卒何不又減千數云而臣校量前後廂隊之用
及內外直宿之役若復更減於五千之數則實難成
樣且臣以長征不可猝變者盖更番之制例以兩翔
爲限一年之間當立六番每番之軍當滿五千五六
三十合爲三萬而三萬戶首之保又當爲九萬三與
九合都數爲十二萬矣以卽今閑丁之難得從何搜
出十二萬之數乎砲手之類生長京華人物伶俐裝

東鮮明常時使用有勝於外方之軍臣以爲訓局元軍終不可盡罷也上遍問諸臣或言可或言不可命從錫胄議

㊉九年吏曹參議朴世采疏曰兵貴精不在多今之訓鍊都監始於柳成龍御營軍創於李貴盖皆經歷屢亂遭值大敵爲隨時立制之擧厥後丁卯丙子之亂竟得其力國容不懲此乃親兵之效非小利也竊聞孝廟擬以漢朝南北軍之制其義誠然但御營軍自食其保而訓鍊之兵必待大農須給國用多之議者視爲鉅獘今當精選訓鍊約爲

三四千為輦下親兵且合禁衛廳於御營使之通
融上番要亦不下三四千別隊扈衛廳以下諸邑
軍亦將一二千如是則食道不增而兵力自強
(補)二十三年南九萬劄曰御營禁衛摠戎等三軍
門則虛置將校標下各數千百人耗費廩料軍兵
則無一人上番今已屢年輦轂宿衛之卒只有都
監兵數千人而近來軍政實多頹弛於物故有
頉之代多以生長京中習於市井游惰之類苟充
其闕此類若任之以官負傔騶之役則稍以伶俐
矣行伍之卒則自古兵家最忌市人以為油滑不

可用誠可憂也又其中年老病孱者則猶得以每
式年抄送二百名得塡其代而舊頉數多新抄數
少故亦多有當除而不得除者流來相積以至于
今以此軍額元數雖曰五千而無用者居多朝家
為養此兵料米則用擧國田稅三分之二衣資則
徵斂三萬五千餘名保布以給之而猶有所不足
每以本兵地部之儲隨用隨給今日國力之竆竭
專由於此兵而其所以治之者乃失其方因仍姑
息以度時日養此京市人及老孱之類不幸有事
變則將何以應之乎

(補)後又劉曰訓錬都監為坐食京中之兵元數不過五千而耗損一國之經費乃至於三分之二且衣資賞給每患保布之不足取用戶兵曹遺儲者其數不貲而猶患難繼且其編於行伍者自鄉陞戶強力耐苦之人甚少而京中油滑之徒老孱無用之類居多誠可憂也

(補)與崔錫鼎書曰軍制訓局最為大軍門地望事力非御禁兩軍門可比而今使本兵兼訓局大將則竊恐權柄太重且兵判雖兼大將實無久任之勢中軍雖擇材武若令攝行大將事則地位輕於

御禁二將無以相抗其於變易之際無不種種難便且軍門之設浮費多於養兵今若罷削哨司之戰卒仍存各營之規模則亦恐減兵多而省費少

㊗英宗十年豐原君趙顯命啓曰臣亾兄自經訓將每言訓局兵權偏重擁一國強兵處人主肘腋人主之操之於人人臣之受之於君皆難矣此盖燕居深念之言也且國家之於訓御兩局托重則均而制度規模未免班駁今若以訓局之京兵半屬御營御營鄕軍半屬訓局平均分排以爲南北二軍罷經理廳而屬之譏營與守禦摠戎使爲左

右後三輔遠近嶺隘內外所存郡縣皆設獨鎮定爲信地賊來使爲自戰則禦暴之術備矣

御營廳大將一中軍一千摠五別後部千摠一別將一大典通編永宗僉使兼騎士將三把摠二十五十自辟守令兼十權減從事官二哨官一百二十五八十四權減教鍊官十二旗牌官十一別軍官十本廳軍官四十一別抄軍官五十二

○別武士三十騎士一百五十標下軍七百八十三別破陣一百六十守門軍四十輜重軍五十各卜馬一步軍每番五哨在各道番遞

京畿正軍上番十一哨九十二丁資保官保別破陣保共四千五百八十九各道各保下亦倣此忠清道正軍上番三十五哨四十六丁各保共一萬六千六百四十三全羅道正軍上番二十九哨各保共一萬三千八百三十七慶尚道正軍上番三十七哨六十五丁各保及羅防保共二萬二千二百二十江原道正軍上番七哨六十四丁各保共三千一百二十五黃海道正軍上番十三哨各保及騎士保共一萬一千五百八

李敬輿曰周世宗嘗曰農夫百不能養戰士一

臣愚以為大蒐諸道束伍合訓局御營通為十萬之數使無幼稺並籍之患若非武力絶倫洞射命者中皆為火手且於出身武學亦擇精勇者作為一隊則兵旣務精不患不強矣

(補)仁祖十七年御營廳啓請本廳軍以一千一百餘人為一番間三年一上番以為定例上可之

(補)臣謹按仁祖甲子始置御營使孝宗壬辰始設軍營肅宗丙戌改以一營五部之制遂與都監並稱兩局

禁衛營大將一中軍一別將一千摠四騎士將三把

摠二十五十二自辟守令兼八權減從事官二哨官一百二十五八十四權減教鍊官十二旗牌官十別軍官十別武士三十勸武軍官五十騎士一百五十別騎衛三十二標下軍一千一百七十七別破陣一百六十守門軍二十四輜重軍五十七各卜馬一步軍每番五哨在各道番遞

京畿正軍上番十四哨八十七丁各保共四千七百九十八忠淸道正軍上番二十六哨二丁各保共一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全羅道正軍上番二十六哨十六丁各保共一萬七千一百四十六慶尙道正軍

上番三十一哨三十七丁各保及罷防保一萬八千三十九江原道正軍上番十一哨五十六丁各保共四千五百六十五黃海道正軍上番二十哨一百八丁各保及騎士保一萬七千四百五十二

附軍器寺別罷陣二百初額四百英宗庚午半減各定二保

(補)肅宗三十六年領議政李畬筵啓藥房都提調李頤命頃以禁衛大將兵曹判書分以爲二之意條列陳達矣此係大段變通故臣廣詢於廟堂諸臣及他將臣則或言可分或言不可分其議不一而謂可分者以爲本兵既多事而又領軍營兼察之際力不專

一軍務自多踈漏此可分也兵曹判書若值引八之
時則武至連月廢操上番之卒一未經操而歸若别
置大將則必不如此此可分也兵曹判書異於他大
將遞易頻數遞易之際凡事不免虗踈此可分也云
其為不可分者以為禁旅本屬兵曹判書不可幷屬
於禁衛大將而若分禁營本兵將則别置旗鼓可以
號令行操標下諸色皆當新設此一弊也馬軍習操
須有步軍可以合變若分禁營則禁旅操練之法不
備此二弊也旣分之後若為禁旅行操多少間設置
步軍如前日精抄之制則當便成一軍門都下三軍

門其弊已多况設四軍門乎此事勢之必難免者也此不可不預慮大凡思之分二之說似爲得宜而其間妨碍之端已多旣變之後其所不便又不知爲幾事禁衛設營之後行之已過数十年今變改實爲重難臣意則如此矣右議政金昌集曰兵曹判書本任多事遆易頻数兼帶禁營事多踈虞分而爲二則其在軍務似爲着實臣意則別出大將似好而第禁軍自是本兵所領在前習操一事頗踈濶矣自禁營合操之後稍得練熟而今若別出大將則不可仍屬禁營將令本兵仍領行操然而又將別設營門外議多

以此爲不便而與兩大將相議則訓將之意獨以爲
不可不別出大將此則蓋慮軍務之疎虞矣事係大
變通諸議皆以爲重難詢問諸宰而處之何如刑曹
判書俞得一曰掣肘難處之端大臣旣已陳達而凡
事變通之際易生弊端易置大將變改軍門豈不重
大乎禁衛軍三年一次上番二朔立番而歸本兵之
臣雖無引入事將卒固不得親熟而若以軍務之疎
虞言之則旣有中軍凡事例皆稟議擧行將校試射
軍伍私習大將雖不行公本自不廢殆至於逐日私
習今若別設大將則禁軍標下亦當設置又成一軍

門臣意則深以爲難便矣李畬曰若以軍務疎虞爲
虞則不必分置大將別擇中軍使之檢察凡事稟令
而擧行則軍務庶無疎虞大將有故時則都提調有
晉行習操之規兵曹判書或久未行公則都提調與
中軍行操亦可不廢練習矣俞得一曰國家設置中
軍之意豈可使不管戎務而作爲閑漫之任武臣於
待罪本兵時見禁營標下軍卒似無不及於訓局使
中軍得其人而着實練習則大將雖有故亦必有效
矣上曰頃者禁衛都提調以禁衛大將兵曹判書分
而爲二之意有所陳達盖禁衛大將以兵曹判書例

兼兵曹判書遞職而大將亦幷遞不得久任軍務不實故乃有此議而凡變通之事難得其善不善則反不如一不變通之時且禁軍本屬兵曹不可移屬禁營禁營無禁軍則習操難行若別出大將而久任則可以專詰戎務而凡事雖初無拘碍末梢必有弊端此則自初拘碍如此强爲變通則軍門漸廣此甚難處兵曹判書依前兼帶擇任中軍之說誠是依此爲之宜矣

㊓李頤命禁衛營革罷議曰從古制兵莫善於畜

上莫不善於長征顯宗大王深究此議增分別隊

將以變長征爲番上盖以番上則以兵養兵猶勝於長征之坐食租稅且其勤惰異習强肥相懸故耳今則兩存而增一營非當日設施之至意若論其可變則宜罷者恐不在於番上矣今如罷禁營之兵盡歸之南畝更無布縷之征則爲惠於近十萬良民豈非大幸而其勢必不能然不過或移寄他營或填補闕額徒見其取怨於散卒而宿衛之日削徵歛則依舊不可謂之善變矣假使盡充今歲闕額目前雖若秩然可觀明年復如前日此亦已驗而可知者

㊗英宗三十年别置大將如御營廳例兵判依舊制只摠五營綸音傳曰續圖說五營之制卽前圖說五衛之制也勿論兼察句管該營耗財宜復舊制依壬戍以前例兵判摠五營爲大中軍只領龍虎營禁衛大將一依御營廳例擧行而節目備局啓下後依此擧行而節目時務從簡略噫予今暮年有此教者一則正名一則爲軍制一則爲營門爲臣子者焉敢不遵簡略之教因其名而張大乎此教非徒須布載於御製令嗣王遵守焉

㊗兵曹變通節目　大司馬以本兵之長摠簡京

外諸軍則事權之重迥異一營之司命而乃以兼
帶禁營之故反與訓御守摠諸營混稱而并列體
貌不尊節制有碍况兵將圖說續成之後尤不可
無變通定制之道雖以禁營事言之當初設置規
劃宏遠倣御營而均具軍摠與訓局而同爲宿衛
并稱三軍門者今至七十餘年而第因兵判之兼
遞登壇重任作一傳舍將不知兵兵不知將以致
戎務漸疎耗費多端將至於莫可收拾之境從前
分二之論亦由於是由前之論則軍制之掣礙如
彼由後之論則營門之疎虞如此今我聖上深軫

正名之義洞察受獘之源斷自宸衷特下綸綸使
本兵之長依舊制揔五營而爲大中軍只領龍虎
營自玆以後本兵則體統尤重而可責管轄之實
效禁營則專管有人而可祛疎漏之積獘戎權營
制名實兩得應行條件謹依聖教務從節約開録
于後
守禦廳大將一中軍一左右部別將二千揔一把揔
三哨官十二軍官三教鍊官七
南漢守城將一大典通編廣州府尹例兼留營別將一哨官五
教鍊官十旗牌官六十軍官四十三勸武軍官五

十移屬軍官二百五十付料軍官二十七守堞軍
官一千九百五十三輪田叅操親牙兵十五哨在各邑屯輪田
叅操訓御軍五哨良私并定輪田叅操把下軍一百六在各屯攔
後馬兵一哨良私并定伏路軍一百五十在各邑輪田叅操別
破陣三百八十五局別破陣一千八百七十在各邑輪
回叅操標下軍一千三百二十都摠摂一僧將僧軍三
百五十六牙兵十二哨在湖西各邑納米牙兵四百在長洞納
鐵水鐵牙兵二百在各邑納錢軍需保二千在京畿江原道
前營將廣州府尹兼屬邑利川府龍仁縣三田渡別將東
伍二十五哨標下軍三百三十五津軍官二百五

十津軍二哨

中營將楊州牧使兼 屬邑楊根郡 加平郡 抱川縣 永平縣 砥平縣 束伍二十五哨標下軍三百三十五

後營將竹山府使兼 屬邑驪州牧 安城郡 陰竹縣 陽智縣 陽城縣 振威縣 束伍二十五哨標下軍三百三十五

左別將 馬兵三哨牙兵十六哨標下軍一百八

右別將 馬兵三哨牙兵十六哨標下軍一百八

(補)肅宗九年領府事宋時烈啓曰臣來時宿廣州地百姓呼訴甚懇以為守禦使及府尹各管軍兵財賦

互相侵刻不堪其苦云不可不罷閔𧺝重金壽興等
亦皆言旣置守禦使又置府尹事權相分守禦使似
當罷兵判南九萬以爲必以地望當爲守禦使者爲
留守則事權歸一矣上令更詢他大臣而處之至是
領相金壽恒白曰守禦廳自仁祖朝設立其來已久
上以此持難不欲罷而到今本廳與初設之初不同
不必膠守而且此非全然革罷也只欲罷京廳而以
廣州爲留守又以備局堂上一員主管如江都事則
守禦使自在而凡事左著實矣知中樞李尙眞亦言
其當罷上從之壽恒請依江都例置經歷一員時烈

又請以守禦使呂聖齊爲留守並從之

(補)判府事李頤命議曰守禦使信地在南漢城而設營於都中其初制置未敢知也但伏聞鄉者八九年兼留守之時每歲徒費軍餉八百石城中人疲於使役且還轉糓而瓜期促不能久其任故城池器械無勝於前號令物力反不如在京時云果然則仍舊亦可也

摠戎廳大將一中軍一千摠二把摠二哨官十教鍊官十五軍官十四監官二漢北門部將一在家軍官三十順

壯抄十三哨牙兵十三哨(在各邑屯)別破陣一百標下軍八百五十二軍需保六千一十(在各屯良秋並入)

前營將(南陽府使兼)屬邑安山郡衿川縣果川縣陽川縣 馬兵二哨束伍二十哨標下軍五百五十一輜重軍五十

左營將(水原府使兼)屬禿城(別將) 馬兵六哨束伍三十哨募入步軍三哨標下軍七百六輜重軍二百

中營將(北漢管城將) 把摠一哨官六教鍊官四旗牌官五守堞軍官二百軍器監官一所任軍官三付料軍官二十城門部將三牙兵五哨別破軍二百

標下軍一百三十七都摠攝一僧將僧軍三百五十

一

右營將坡州牧兼使屬邑高陽郡交河郡積城縣臨津別將長山別將馬兵二哨束伍十六哨牙兵四哨守堞軍官四十四標下軍五百三十七津軍六十二各給二保吹鐵牙兵七十七散在海西

後營將長湍府使兼屬邑朔寧郡麻田郡漣川縣馬兵二哨束伍十二哨標下軍四百七十八輜重軍五十

柳馨遠曰今京畿不別置兵使亦是古制漢時

郡太守謂之郡將亦將兵之任而三輔士卒則不屬郡守直屬於北軍盖其事理如此矣

李植曰邦畿百里之内旣有摠戎又有水原防禦南漢守禦江都留營水軍統禦各操兵柄不相統屬此等設置本以增守衛固根本也愚意畿内諸鎭倂於摠戎則號令專一體統不紊矣

(補)英宗二十三年傳曰守禦使摠戎使即京畿左右兵使南北漢都城前後咽喉之地北漢不等則已旣等之後國之大計也况在於都城咫尺之地若以都城爲根本之地則守禦使擧三營以南漢爲信地摠

戎使率三營以北漢爲信地事理當然而以北漢屬於摠戎使則令管城將其將爲中軍令則非軍門非衙門莫能成樣尋常寒心

(補)又傳曰北漢屬之摠戎使事國之大計旣以都城爲根本之地則此事若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不可叅差而問議于諸大臣而皆曰爲可下詢于八侍大臣諸臣而僉議純同經理廳之名減下北漢依南漢例屬之摠戎廳而外倉曾有八城之命而蕩春臺有惠廳經理廳倉自可用之不必別爲建倉以此分付北漢所上三軍門軍餉軍器並屬摠戎廳而此後三軍

門不必添餉留營一體減去其他節目間事令備局
從容講確啓下
㊉又傳曰五軍門中禁衛大將守禦摠使例以備局文宰爲之其無兼管之事訓御兩營除拜之日例兼備堂而至於摠戎使則乃是京畿兵使曾無兼管之事而今則旣管北漢視南漢一例而且無都提調不可不兼管且此定式之後事體比前有間而或有下問之事亦或有稟定之事其宜一例兼管曾於筵席已諭大略除拜摠使之後一依訓御兩營例兼管備局之意其令廟堂卽爲稟處

(補)三十六年金尙書(時頥議政)筵啓曰守禦使摠戎使分轄畿邑軍兵而具爲元帥之體本不關於兵使名號之兼不兼故禦使不兼帶而獨於摠戎使兼帶盖當初設置摠使時處之以外職而然也今則爲五營之一且兼備局堂上作爲內職如禦使而兵使之號仍前兼帶若帶兵使則是外職也不可幷帶備堂若帶備堂則是內職也不可幷帶兵使此所謂名不正也臣意則摠使所兼兵使之號減下爲宜左議政李㙖曰官制之掣肘誠如頥相所達而但摠戎使旣令節制京畿所屬兵馬而謂之兵使則兵使似亦有區處

之道矣右議政閔百祥曰摠戎使旣不盡領畿內兵
馬而只管摠戎所屬之邑則有兵使之名而無兵使
之實雖減下似無掣肘之端矣
(補)龍虎營舊稱禁軍廳英宗乙亥改稱龍虎營別將
一依前稱禁軍別將將七內兼司僕將二內禁衛將三羽林衛將二軍官十六教
鍊官十四別將付料軍官八十七番禁軍七哨內駕後禁
軍五抄選
(補)肅宗二年兵曹判書金錫胄劄曰孝廟朝增置
禁軍至二千員而辛亥還減以七百爲定額矣其
中兼訓鍊奉事三十八人則常時唯於各樣試場

專掌差備未嘗爲禁旅之事而無馬無藝只是分
喫禁軍之料者今當分而别之專屬於本院其代
禁軍則更選京外有才力武健者充之庶幾軍伍
不缺脆薄不雜而但度支歲貢更加四百餘石請
令廟堂商確變通
㊈今上五年教曰年前以禁旅一二兩全充士夫武
弁非獨伊時訓將有所建白而有是命卽修復舊例
也禁軍之名其来最古至孝廟朝壬辰增置一千又
至顯廟朝丙午定額七百分屬七番皆無士夫中庶
區别之文逮于肅廟朝壬戌禁營龍營始分局兩內

禁多名武詳載名碩章劃令之距壬戌未踰百年觀
於此益信此法之廢而不行尚未久也當初設法貴
賤無等專爲固軍制一軍政也惟令修復烏可已也
令之生弊由不善用法法何罪焉向於修復之時似
此弊端未始不料者若乃撓攘於此等之說又欲更
法寧有如許朝廷聞渠輩之弊曰積任之不遷除也
曰戎裝之不鮮明也曰戰馬之不肥駿也所謂三段
事矯捄不甚難何必盡棄故法然後方可快於心乎
然渠輩之稱寃不是異事極可矜憫就其中須有方
便之擧可慰渠輩之情昨日召聞實欲問此弊革此

弊也兵曹判書與別將番將及諸武將爛加商議仍又召致渠輩問其便否後就議大臣登對稟處

(補)肅宗初右議政許穆論政弊疏曰訓鍊都監及守禦御營摠戎諸衙門屯田牙兵悉皆革罷田賦歸之戶部軍丁歸之兵部器械犒賞之需責之戶部逃故闕額之代責之兵部又罷新設無益之情抄則國有裕財之利兵無襁褓白骨之寃民心庶可慰也 以下總論京軍門

南九萬曰自古有國者皆以厲民而養兵我國則以逸民而困兵無論古制只以今日南北言

之倭人督使農民悉斂其穀以養其兵清人選八披甲則廩給甚厚九旗賀慶此兵卒所以精強也我國則疲孱傭丐不免軍役令不能一變舊制使民樂充於編伍則必無得精之理而京外軍兵惟訓局以廩厚之故稍勝御禁兩營以上番給粮且免煙役之故次於訓局

(補)又與崔錫鼎書曰若御營廳則軍兵之番休迭上糧資器械之取辦於保人之米布其制非不善也但標下隨意增加而京中之坐食漸多軍保自京望空而外方之軍額漸廣此乃國家御軍無制

日滋月長之弊也至於禁衛營則以訓局別隊移設者也初置別隊本欲待其成緒罷本局而以別隊代之矣事異初計制忽中變乃有此別立之軍門以兵書判書兼大將使政柄兵柄合而為一殊與祖宗朝旣置兵曺別立都摠府之意大相逕庭此一不便也兵曺為職勢難久任一年二年例必改差旣授以司命之柄而將不習兵兵不習將有若郵傳之遞易此二不便也自古將兵之官無不摠統於本兵而都監御營旣有大將又有都提調衙門尊重各專旗鼓無所禀命於本兵及廟堂自

前已有議其無統而難制者今又益之以禁衛營此三不便也至若守御摠戎二廳自是外將事體本與京軍門有别故當初只有軍官書吏若干人以為出號令行文書之地矣自中年以来地貴望隆之臣多居是任凡干規模日益張大儼然各城京中之大軍門一启都城之内分設五軍門誠非法制之善者且我國除西北二道策應京師者只是六道土狹民貧生理日益蕭條而自前中外百役之外又有此新出諸軍門之誅求民輿　官力俱有所不堪况京畿一道物力之殘薄人民之勞

若最甚於諸道而三軍門之外又獨當此守禦摠

戎二軍門之侵徵甚可悶也

補臣謹按原本雖以訓御禁三局屬之軍門

守摠兩營屬之畿輔而均之爲京中五軍營

而大典通編亦幷以京軍門編錄則守摠之

屬之畿輔事甚不可且龍虎營今則儼成一

軍門非直爲禁中宿衛而止玆敢以守摠兩

營及龍虎營編之於三局之下庸備軍門之

制

補顯宗甲寅各衙門軍官定額別單　訓鍊都監

軍官一百五十員依前例皆以前銜及出身帶率而其中閑良則只存三額以爲勇力超衆者入屬之地○御營廳軍官以五百空額而出身之外其中閑良則只以一百五十人空額○守禦廳軍官以二百空額而出身之外其中閑良則只以一百人空額南漢山城守堞軍官勿論出身與閑良以一千人空額○摠戎廳軍官以二百空額而出身之外其中閑良則只以一百人空額○扈衛廳軍官兩廳各以五百空額合爲一千而出身之外其中閑良則各以二百五十人空額○各廳軍官朝

官則隨其所帶多少勿拘於定額之數

(續)壯勇營提調一正卿兵房一已行將任善騎別將一已行亞將把摠三已行閫帥至防禦使善騎將二已行邊地郎廳一已行字牧哨官十五內別付料二監官四知彀官十四騎牌官十三

壯勇衛一百牌將六付料武士十未付料武士七十七各差備六標下軍五百五

左前哨一百二十三中哨一百二十三後哨一百二十三測候軍二十七輜重軍四十工匠牙兵十九壯哨軍五十吏士并五十五

右前哨楊州一百二十七左哨高陽一百二十七中哨

楊根加平一百二十七右哨坡州一百二十七後哨砥平一百二十七

東國文獻備考卷之一百二十八

校正

兵考六

畿輔兵

高麗

開城府保勝五十二人精勇二百四十人一品一百九十人

承天府保勝五十人精勇一百六十人一品一百十三人

江華道保勝一百九十九人精勇五十四人一品一

百七十一人
長湍道保勝一百三十四人精勇三百四十三人一
品三百三人
鄭麟趾曰麗制盖皆倣唐之府衛則兵之散在
州縣者意亦皆屬乎六衛非六衛外别有州縣
軍也然無可考
本朝
江華府鎭撫使一中軍一千摠四把摠十哨官六十
三知彀官十旗牌官五十一各色軍官八百七十四
教師一百十六

壯旅十八哨義旅十八哨武學十二哨束伍十二
哨牙兵一哨別破軍一百六十七標下軍四千四
百六十六墩軍三哨瞭望軍三十
屬鎮堡月串僉使草芝僉使濟物萬戶龍津萬戶德津萬戶寅
火堡萬戶廣城別將船頭別將長串別將井浦別將鐵串別將昇
天別將文殊別將 軍官三百三十五士兵八哨五十
一丁
前營將富平府使兼 屬邑仁川府 束伍十哨六十三
丁標下軍三百七十六
左營將通津府使兼 屬邑金浦郡 束伍九哨六十五

丁標下軍七百十六

右營將豐德府使兼　束伍五哨標下軍五百二十二

伺候軍十五

後營將延安府使兼　屬邑白川郡　武學六哨束伍八

哨標下軍五百三十

金壽興曰江華一島惟以天塹爲固防守實難

脫有事變只以本府軍卒勢有所不及然則今

之所分屬者幾邑數日程之外如海西之延白

湖西之内浦其何能越海跨江入守信地徐乎

遠爲留守時陳稟朝家島中水軍以下諸般丁

額並屬本府而男十五歲以上盡充於編伍其數止於四千餘緊要諸處不可不分守而軍丁之不敷如此矣

李浣論江都形勢曰江都四面古則沮洳敵至不能登岸今乃沙土填塞便成剛燥地方六十餘里無非受敵之地有事則以各營兵入守又於要害處築墩臺使本島兵民共守且安興爲門戶紫燕爲藩蔽亦宜有措置盖江都右接兩西左控三南保障之重當爲第一

(補)肅宗四年金錫冑江都巡審後書啓本府東伍

自經抄選之後厥數不滿三千云此已太省矣常
時操練不許分添於要害沿鎭只就府內習爲戚
氏方營疊陣之規云此亦大段失法矣軍額旣不
可遽增設墩乃加至累十則其勢不得不更劃留
守所領之卒以與之此又犯於孫武所謂無所不
備無所不寡之戒矣今若專屬隣近營邑之兵使
之預定信地苟有事變亦令盡率軍民之父母妻
子同保此島爲必守之 計可免臨卒狼狽之患
(補)十年領議政金壽恒筵啓江都本府軍兵元數
甚少都數必得一萬五千餘名可無不足之患哉

邑中水原軍兵則有同宿衛之軍不可以分屬他
處而南陽通津所屬軍兵及長湍坡州兩營中便
近邑軍兵並令分屬江都而黃海道延安白川兩
邑去江都至近忠淸道海美營所屬各邑海路往
來亦甚便近以此等處軍兵並爲割屬似當右議
政南九萬曰旣使兼摠他邑他道之兵則宜有稱
號且宜有兵符以曾前所稱鎭撫使兼帶兵符然
後似可以節制矣從之

○四十年江華留守金鎭圭狀啓曰朝家曾以一
島民物之無多爲之變通諸般身役雖於公私賤

亦禁其離土者蓋欲衆聚民人而悉以為兵為防
守保障地而乃以一體之民而分其名色等其高
下以開趨避之門噫民苟不安其分則難望專其
職業以事公上而令為束伍者圖陞武學為武學
者圖陞左右列左右列又圖陞從事中軍軍官從
事中軍軍官又圖陞營別軍官束伍雖最下而然
為標下軍者以其役苦亦欲移屬束伍而校院生
雖編伍其自便有逾於軍官故民多投屬是以人
皆紛然不肯安分專業若任其趨避而無所整理
則誠恐不出十年束伍無餘武學亦隨以減擧將

陞爲軍官而校院生亦日滋月增矣夫武學雖曰
亦係軍卒終不如束伍之本色而今其多少相反
此固謬矣壯旅義旅雖曰編伍有異軍卒且戰陣
之　莫要於統而此皆不特統不可謂合於禦敵
之用諸軍官雖曰爲其杈置武士以無定額之故
當爲軍卒而濫爲軍官者多矣不特軍官之無定
額又各占其所謂見弱亦無定額○又曰本府鎮
堡之十餘人爲邉將使喚者則自兵曺略給布而
元無射夫砲手之受布如三南之例其所謂軍官
土兵皆不食於官而爲待變之卒

(補)英宗三年江華留守宋成明疏曰臣行過通津之日一境民人環擁呼訴曰此府實與江都為輔車相依之地而民户比他邑最小軍額比他邑最夥民不支堪今若設為獨鎮則還集安保否則邑將廢矣臣聞此不覺歔欷曰通津之革廢不足恤通津廢則江都孤絶將何所恃哉夫通津之於江都語其勢則藩蔽也語其要則咽喉也况有文殊壓臨島中此誠宜死守不可失也乎使通津人民殷富士卒彊盛常時固結人心俾知親上死長之義然後臨亂可得扈過聖駕捍遏賊鋒至若文殊

築城以後獨置別將一人領募軍二千餘名留鎭而已此可以守城乎唇亡齒寒臣實爲江都危之我肅廟宏謨偉略創築此城必欲移置官府設爲獨鎭而聖意未卒仙馭賓天此一方軍民血泣齎恨者也伏願下詢廟堂而置獨鎭焉議寢不行

(補)十二年江華留守金東𨾏遂啓文殊山城處在甲津東邊高峰特立俯瞰一島無異於坐高堂而俯陛庭不幸而使賊據此則我之師旅多寡守備虛實盡在於賊人之眼中此實江都莽一坊逼之憂兵書所忌窺峰正謂此等處丙子前事柯則不

遠矣通津一府是江都咽喉要害之地而又有輔車相依之勢若謂江都非天塹之險而棄之則已將欲爲他日依歸之所而不以通邑預爲捍蔽之備則是猶備盜賊而撤其藩籬也曾於癸酉秋肅廟朝幸行厚陵時望見文殊山勢卽命圖寫以進仍令築城堞于此別降判付命移通津府於山城之內睿籌所在蓋以江都爲依歸之所則文殊不可不守欲守文殊則通津不可不移設也當時廟堂之議以城內之狹窄甲乙相持終不協賛而行之誠爲慨然也脫有緩急通津府使以左營將入

守甲津而軍兵則領付該各處守文殊者則惟別將一人土兵若干名而已此何以守城乎有城不守無城而適足以資敵國也文殊左麓有水踰峴後峙高山前臨海口距通津五里而近地勢平湊接連城底稱謂邑基自前民情皆願移邑於此今若移設本府於其處仍置大一城門於水踰峴項臨亂時通津府使舉邑兵專守文殊則寇不敢窺江都一步地矣德浦鎭在文殊城下十里平野之中南距海門爲十里餘港口狹隘決非容船水戰之地而有戰兵船掛置空岸甚無意義臣嘗聞當

初盖慮甲串氷澌塞江則或有累日不通之時臨
亂渡涉當由廣城津設鎮於越邊德浦者或當氷
澌不通之時以爲一時住駕之所而至於領水軍
屬之水營則不緊莫甚今以德浦改爲陸陣僉使
屬之通津以本邑專屬之軍兵量宜劃給仍兼本
官中軍之任以爲句管津路捍衛江都之地而通
津專屬水軍之代以德浦元定水軍相換代給於
水營則亦爲兩便且陽川孔巖津即江都往來之
直路而其津船不過五六隻小艇不幸有急何以
利涉耶金浦陽川俱是至殘之邑自前有合設移

邑之議矣金浦是左營屬邑若以陽金兩邑合以爲一闗一雄府於陽川縣治勾管津路捍衛江都豈不爲臨急得力之地乎置官府設爲獨鎭者即我聖考未了之業矣今殿下詢諸廟堂擧而行之則亦今日繼志述事之一事而其於國家綢繆之備大有所賴矣上曰江華留守所達大體皆好昇平之時事當預爲措置文殊不城則已旣築之後置此別將可笑昔年張鵬翼以脫有不幸當以何處爲依歸之所爲言而都下聞此言未免騷擾今雖設施亦不必急急爲之矣

(補)二十五年江華留守元景夏筵啓各道守令風高六朔則防軍少風和六朔則防軍多而本府以海口保障重地所謂壯義旅皆農民故春夏秋三節以其妨農不爲入防只冬三朔每朔二哨式入防而三年輪回一次矣至於春夏秋九朔無一卒待變疎虞甚矣脫有緩急將何以備禦乎壯義旅入防則給料六斗不入防則收米二斗臣意罷三冬入防之法以其所收之米磨鍊料米而倣水營防軍法府內各保軍揔遊衣遊食不爲農業者擇其壯健通四時給料入防而軍數與米數相當定

額有若唐時長征卒則庶可為緩急之用矣從之

㊓三十九年寧敦領金漢耈筵啓江都天塹之固實我保障之地而論其形便則左有永宗右有喬桐喬桐卽兩西之海門也永宗卽三南之海門也朝家之設置營鎭於此兩處以為防守之計者深得地利之要衝矣但喬桐管下五鎭中德積花梁兩鎭在於海口之南距喬桐為三百餘里而其間有三處險津每當水操之時兩鎭之領付者動費十許日而破船者十居八九設或有海西之警而事在急迫則兩鎭之船未及赴而喬桐無所賴矣

至於永宗則處於江都最近之地行宮在其東海門在其南漕船商船之達于京江者莫不由此而過焉則其爲要害尤較重而只置別隊軍八哨以爲獨鎭而名之曰防禦使旣無水軍故不管於統禦營旣無所管故姑屬之御營廳其設施之苟艱軍制之疎虞未有甚於此者也國家昇平日久人心狃安不知有兵久矣脫有不幸南寇猝至絶嶺湖漕運之路據永宗咽喉之地則江都不可守也江都失守則京城無可信也臣意則以鎭撫使爲三道統禦使轄水陸之軍以喬桐永宗爲防禦使

各鎭之近於喬桐者屬之喬桐近於永宗者屬之永宗聲勢相應犄角相守則天府金湯可謂萬全之基而其所變通之道不過就其中而換其名色在朝家無費財之患在關防有固圉之效矣且本鎭雖置海中而無一戰船故每年習操時鳩聚商賈船而行操於前洋以堂堂千乘之國其爲陰雨之備者若是踈忽臣竊爲之慨然也臣以爲以仁川移送水軍卒名屬於本鎭而造給戰船以爲水軍防禦使則事面稍正矣靈興大阜二島非爲南洋門戶而曾屬永宗者今屬司僕若以其監牧官

陞爲別將二邑之民依前編爲別隊軍偵探南船之往來而遞朔報于本鎭花梁德積二鎭旣在於永宗相望之地若當警急之時不待喬桐之節制而直受永宗之號令則亦足爲鼎足之勢而實有益於防海之道矣領議政洪鳳漢曰國舅所達實壯關防之遠慮而故重臣金鎭圭方畧亦彷彿於此以此變通誠似得矣而設施之後則沁都事權比前尤重文宰之統水軍武臣之帶留守俱以掣碍是爲難處爲先以國舅仰陳者擧條啓下廣加商確後更稟好矣

(續)今上二年教曰觀此收議獻可獻者否各有意見從當爛商務歸完便而其中領相獻議各陳吁咈之意陳根據之見予甚嘉之然不無一二未曉者議中以爲江都之南漢左右犄角相爲保障者識是的確之論而下段論江華不可無水軍處則曰若遇東北陸賊江都可歸也若遇西南水賊江都不可歸也雖有水軍將焉用哉云若陸賊而可歸也則躡我之賊必至津後賊其將曰我是陸軍彼已入海何必渡水薄城爲哉云而可以旋師而去乎苟不然也賊具械整船登岸而後已當其時

也而茫然無策乃反責捍禦於背後之喬桐乎又若水賊而不可歸也則西南水路之咽喉果是喬桐而賊之所爭我之所守只在喬桐則已若不但在是則又沿流而下從燕尾亭或入于江都或達于京城矣到此喬桐之防守固不可忽而三路合流之地卽月串之燕尾亭也尤豈可不守乎倘欲守也捨手下之江華而亦何以哉可歸可守者非直爲百官萬姓扈駕而往然後乃可謂歸謂守也預先思捍賊之策使不得進向京城者皆是歸也守也胡爲乎喬桐獨可守而江華獨不可守乎地

理亘有利害兵機不無長短而予則日江都一區無論東北西南之賊其可為歸為守較然無疑矣此所以未曉者也議中又以為江都為可守之地喬桐無可戰之地者亦是的確之論而今者形便有反於是者焉江都則欲守而無可守之責喬桐則欲戰而無可戰之勢傅城之賊以無軍之空堞守之可乎薮海之寇以淺灘之膠舟戰之可乎此又未曉者也又若議中我國水使彼人之輒稱將軍云者或是指漁採之徒慰藉之說歟苟使祭齒雜髮之類挺戈奮劒直前蹈躝則未知此時視水

使果何如也摧枯拉朽恐未足以踰其尾觧土崩也至又諸道水軍元無文宰管領之規云者亦有不然者在古本府為留守時尚多有舉戎政無使耕織失宜以致踈虞之歎可矣此亦武臣差遣之例況今制置更張之時乎間差武將修餙量度者方有擬於收議歸一後欲復詢問之事以故日前判付中未及提發大臣之言果先獲矣大抵此皆謾話目今江華弗一弊端即無船而無卒也若如大臣之筵奏雖當不守江華而欲為航海之日城外四面無一船隻則假令喬桐有金湯之固備

戰守之具何從而達乎彼哉今又以保障形便反復於領相可乎江都南漢俱是保障也江都則統三道舟師置統禦之閫南漢則領二輔陸軍開守禦之府豈非事理之常者乎適此意到更又申之惟在深入思量爛熳同歸意中使識務知邊之臣周察兩地待其歸溪後處分云者甚好即欲差遣武將制置形止設施財力俾皆一一審察以來也審察御史書啓備局回啓後荅曰睠此江華一區天設之塹殆非人力之所能及亦審畿內城池緩急之可以得力者孰有勝於此地者大抵是府也

爲賊路咽候之要衝而可通府下十三鎭之舟師
戰艦環京數百里中舳艫幾艘帶甲幾哨曾不領
攝視若別界之物如是乎不設保障於是府則已
既設之後寧有如許踈虞之制置乎今之議者或
曰若以本府爲統禦營則喬桐作一別鎭設有航
海之擧可無掎角之勢此爲難便之端云而此有
不然者盖議者之說至航海時謂也變已到此國
勢之岌嶪無異於宋之崖山矣雖有如喬桐之百
閫營勢無奈何議者之見或有未盡周思者歟況
以今制言之名以保障曾無保障之具是無其具

責其名也奚異於責視於聾而借聽於聵者乎脫
有盜賊之警雖欲避亂於本府御駕將以何船渡
涉官民將以何船渡涉軍兵又將以何船渡涉乎
臨亂渡津則賊兵之躡後必然之勢也當此時也
津之前無船津之後有賊不待航海危亡可立而
待也幸有一二船隻御駕得以利涉設或渡得若
干人是乃許多士民之避亂其可將以何船盡得
越津乎或投於水或死於賊不徒兵家料賊之策
爲然抑亦丙丁歲已然之事亦足爲鑑且令雖無
上所謂云云之獘又有盜賊從湖順流而下擧帆

向風蔽海長驅則惟彼喬桐偏在一隅勢不得探

察而至於本府雖能目擊旣無整待之船而又無

團束之卒安得以禦海乎且聞本府雖在常時境

内過去船隻無論尋常與殊常一任其上下不檢

察其見存零星私船俱是良民生理之商船春蒇

冬歸初無艤船而待者論以地勢參以軍務有水

而無船有船而無軍有軍而無器則有一於此靡

或不敗況今本府兼有此許多獘端者乎且以近

日統禦使狀啓観之本營無錢穀所儲至以江華

所在穀物有移劃之請此又目前不成事理之一

端也由前由後細加商量則統禦營之不設於本府者失計之甚也自始設之時或於花梁或於喬桐已無定制矣到今定爲不易之規未爲不可然而移設之際若有耗費之甚鉅則顧今經儲實爲時詘之歎此不過以此而易彼所費無多云然則在朝家無所害而緩急可以得力矣在保障有大益而水陸可以相應矣利害便否若是較劃而因循抛棄實爲可歎是乃事係更張則爛加商量務得其便以合謀始之體玆事若渇歸一則繼此當有所詢問者將此判付辭意廟堂之臣各陳可否

之議以爲取捨之地

(續)金尚喆 時領議政 以爲江都與南漢左右犄角相爲保障雖是我國金湯之寶若言其戰守之勢則爲晋陽可守之地異濡須必戰之處今此無摠水陸之議非徒今綢衣之言亦多從前守臣之論而百餘年来迄今因循者苟係利害之十無一起擴撲不破豈但以一時更張之難有或咨且於謀國之大訏哉要之江都則環以山野所處也深以爲三南海程之門戸喬桐則無所障蔽所處也露而爲兩西海程之要衝雖當緩急之時若遇東北之陸

賊江都可歸也若遇西南之水賊江都不可歸也
雖兼水軍將焉用哉喬桐俱置水師獨於江都不
置水師者當初制置豈無所以哉假使江都抱轄
喬桐舟師彼甲津月串之水非能容許大戰艦之
處勢將列置於西南諸島而或遠於江都或近於
喬桐其若海波一驚事出倉卒則臨急應變其不
責之於手下之喬桐乃反責之於背後之江華乎
今罷臨海之統禦營亦何爲哉况且龍津喬桐西
洋之輔車相依者喬桐營樣雖疲殘無可恃有城
郭焉有舟師焉我國水使彼人輒稱以將軍故海

西唐船無日不出沒於沿海而獨不近所江者以其營有衙門也喬桐之稱水營一如海西之有水營而今忽革罷何異去其一臂乎雖以官制言之諸道水軍元無文宰管領之規今若使留守爲三道統禦使則海中出沒而春秋操鍊耕織異宜䟽虞必多若使武臣爲居留之任則此又事勢掣碍之一端也左議政徐命善曰夫江都之可守不可戰誠是也而守之之道必須統營諸軍管轄列鎭然後始可成亭障之勢以備捍禦之具賊不敢近而其守也固若曰可守之地而無用戰具則設有

簿城之虞其將東手而受敵矣至於係纜之遠近稱號之革罷聖教亦非謂盡奪喬桐之船艦永罷喬桐之鎭堡空其島而乃已也排布列置惟當仍舊貫而只以統禦使之名歸之於江都使之摠攬三道之舟師而喬桐則與永宗作水軍防禦爲江都之左右翼凡有緩急受節制於江都之統禦使則軍制有統攝之效保障無踈虞之歎臣未見其不便也若夫文宰之不可領水軍武臣之不可爲居留自古任人惟觀才器之如何不必以文武爲拘右議政鄭弘淳曰當初設施必有遠圖長慮到

今論其變通則變通之後安保其無弊乎人之才猷識慮雖無間於古今而大凡經綸措置每患後人之不如前人爲今之計惟當謹守成規我存變更或有法久生弊不得不以時損益者則只宜隨絲随補務爲苟完無失古人設施之本意自不害爲經遠之謨也必不得已則只將統禦使之歸屬之江都俾爲管轄於有事之時節度使之管仍前勿改使與海西營鎭作表裡之勢則保障有統領之權海防無踈虞之慮參贊金鍾秀以爲賊船自三南来者過永宗抵漢口則喬桐不知自两西来

者過喬桐抵漢口則永宗不知惟江都則自三南兩西来而入漢口者無不在吾目中使江華府兼統禦使而置戰船水卒便大司戍柳𧁯以爲喬桐不過一彈丸小島器械不利財力俱竭逐年移粟於沁都已非可継之道况藏船於水淺處每値潮落船在土上海寇之来安保其必在其水盛之時守此半全半危之絶域耶假使喬桐形便與沁都等與其兩設而勢分毋令專力於一處况萬萬不及者乎若令沁都兼管統禦之職别置小鎮於喬桐領以兵船防船等小船瞭防西寇羽翼沁營則

舡小而無膠水之患勢合而有專制之重沁都一
營隱然為海路之巨防敵雖萬艘蔽海而不敢為
捨而横過之計判尹金華鎭以為三道統禦之帥
使留守兼管一如各道監司兼兵馬之例而統轄
舟師之權喬桐仍置京畿水使俾受統禦節制訓
鍊都正李國賢禮曹參判徐浩修請移統禦使於
江華別置防禦使於喬桐永宗遂命移統禦使於
江華

(補)臣謹按江華本以都護府使光海戊午陞
府尹仁祖丁卯陞留守肅宗戊午兼鎭撫使

今上己亥兼三道統禦使己酉罷統禦使號

復歸喬桐

開城府管理使一中軍一别將二千摠三百摠四把摠六哨官三十二教鍊官八旗牌官三十六堂上軍官五十軍官二百五十攔後軍官十七

左右騎士四番三正九領牙兵三十二哨别破軍一百八十六標下軍一千四百六十九輜重軍六十四

屬鎭礪峴僉使大興山城中軍 軍官二百守堞軍官四百牙兵四哨别破軍一百十九標下軍二百十

六城機軍三十八

申琓曰松都以舊都爲一大都會況大興有羊腸嶠函之險青石有馬陵井陘之阨若以二萬兵爲一大鎭使爲輔車之勢則敵必不敢窺左足而可以坐制其死命矣

(補)英宗四年開城留守沈珙筵啓本府有青石洞眞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地洞口若立旗鳴鼓以爲疑兵則賊豈敢入乎然此洞之傍有一龍峴即一平地坦道也逆适既知此路故由此作行雖有青石之險亦不能得力矣自其後議者皆言金川移邑於兩路地盡處古金川而龍嶺亦當別

設一鎭云而昇平已久姑息至此誠爲欠事故判
書尹趾仁爲留守時先植樹木以爲他日伏兵之
藪而亦不過出於下策終莫如設鎭之爲愈而第
今國家形勢旣無物力可以設鎭臣意則大興山
城雖是天險可守之地旣距大路三十里脫有緩
急決難應援不得爲待變之地而只可作避亂之
所今若移置中營於此處而山城則差出別將使
之鎭守似愈於設鎭之費矣臣於變亂之前躬往
看審使畫工作爲一幅小圖今在袖中而有不敢
仰請睿覽矣上曰進之進圖後珙曰移邑與設鎭

實爲完備而猝難爲之則姑先移置中營亦愈於全無防遏之時矣右承旨趙命臣曰沈珙所達儘好矣臣屢經西路慣知其地形宜設一鎭於此嶺而曾未有之固圉之策可謂踈畧今若移金川郡則水土不佳人不樂移居且有安土重遷之慮若欲設鎭則耗費不貲有難輕議移設中營最爲費小易辦似爲便宜矣珙曰移邑有弊誠如承宣之言中營移置恐合變通之道上曰兩策中中營移置似爲得宜令廟堂商確稟處

(補)世祖元年直提學梁誠之上疏依前朝左右前後

輔例楊州爲後輔水原爲前輔廣州爲左輔原平爲右輔以壯京師也諸道州郡所置翼鎮非要害則可減可存並量宜處之也以下揔論畿輔兵

(補)宣祖二十六年相臣柳成龍啓曰賊兵飄然一入忠州而長江之險已不足恃然若於上流楊根驪州等處以重兵勁卒沿江列柵多設器械以死非守則賊兵必不能容易徑進今宜急遣重臣有計慮者巡視忠原以下水勢淺深查得要緊之處而爲之區畫經畧以求善後之圖至於漢江以南則利川驪州廣州爲京都左輔水原南陽富平仁川爲右輔若能收

兵鍊卒積置粮穀擇守險阻則京城之勢稍爲捍蔽

而緩急有所恃矣如廣州南漢山城距州治東五里

許乃扶餘始祖所都之地故亦名温祚城形勢甚好

而中有井泉田土可以修輯保守此外水原之秃城

衿川之衿芝山仁川之山城皆險阨必須之地若隨

便繕治屯兵據險參錯相望互爲形援則襟抱固密

人心有恃而不恐縱有敵兵首尾牽掣不敢輕突

(補)二十九年請出京畿右防禦使啓曰鍊兵之規

自京畿始以道内郡邑量其道里遠近居民踈密

附守形勢分爲四營名爲京左京右京前京後京

左則於龍津設營而以楊州加平抱川廣州驪州利川楊根砥平之軍屬焉京右則禿城設營而以水原南陽仁川通津富平金浦陽川之軍屬焉京前則龍仁石城設營而以竹山陰竹安城陽城振威龍仁果川陽智安山之軍屬焉京後則坡州山城設營而以交河高陽漣川朔寧麻田坡州長湍永平開城府豐德之軍屬焉一營之中統五司一司統五哨如龍津營則以利川爲前司驪州爲左司楊根砥平爲中司廣州爲右司楊州加平抱川爲右司平時各在其處操鍊而有時五司合爲習

陣於龍津校其各哨軍人成才多少而哨官以下差等賞罰他營分部之規大槩依此爲之又曰京畿之勢東則上流防塞之地爲重南則竹山陽智直路正當忠州清州兩路交會之衝故壬辰之變賊兵由此二路而進今日措置之勢當分左右道各出防禦使一人分管列邑之軍京左京右使一人統之京前京後又使一人統之責以操鍊成就之效觀其能否而賞罰焉然常時長在道內則不無支供之弊使之留在京中時出廵歷校閱軍士有事則兩防禦使各自整飭所部分屯把扼以壯

畿甸根本之勢若是則事有統領而軍政不紊

(補)三十年又上劄子曰昔高麗時設都巡問使營於豊德以禦倭賊今亦當依此於廣州南漢山城置都體察使行營上以控制婆娑龍津石連禿城無限而又益經營前面竹州山城使左右中三路之勢相連而居中策應然後市直脉絡始不斷續而於事或可有補矣

又論畿輔制置曰京畿分三道楊州州抱川積城永平加平等軍屬一將遮蔽東方高陽交河等軍屬一將遮蔽西方廣州果川水原等軍屬一

將遮截南方迭爲掎角敵少則分兵設伏敵多
則合兵攻勦仍使江原道軍與東合江華軍與
西合忠清全羅道軍與南合引前推後相機乘
便齊心一力四方雲合則可矣

(補)仁宗朝李時白爲水原府使以爲數千兵馬散
處各村脫有緩急未易收聚乃造十丈旗竿分立
高阜約諸軍有急懸竿以方色旗三放子母砲見
旗聞砲遞相報赴毋或愆期及丁卯變聞報即躬
擐甲冑坐正門懸旗發砲日纔午諸軍皆如期而
至領到銅雀津天未曙矣上引見曰何神速也

㊓七年陞喬桐縣爲府設水營兼行府使事與江都相爲犄角從金墪之言也

㊓顯宗七年命水原軍兵以馬兵十哨步兵三十哨永爲定額無得加減初水原軍兵逐年增加至於六千餘人府使俞瑒疏請減額故有是命

㊓肅宗甲寅守禦使金錫冑啓即今京畿六營分半而屬之南漢而不過八千餘名山城二千堞堞立五人則一萬可以守城三營之兵旣不足原州領七邑中或有絶遠處就其中二日程内開屯作兵雖難盡充而亦可得數百名矣

(補)英宗四十年領議政洪鳳漢劄曰長山雖是背江要害之處而地勢偏隘難容重鎭則至於長端則移設防禦者未知當時廟議之何居而到今論之青石之險礪峴之隘管理使自當擁兵遮絶無藉於野地稍遠之長端苟使青礪兩處不能防遏則一分備禦之道在於臨長之據險方其時也長端已被蹂躪而在於賊後矣其何能先於賊而飛渡合聲勢於兩鎭乎審如是則所謂兩鎭旣無聽令之所又失應敵之機將使長江天塹如入無人之境者又如丙丁之爲也且松都旣設管理營之後則長端已不足以輕重

況今廟謨歸重於兩鎮彼長湍之徒帶虛號尤知其無所益矣至若坡州沿江一帶罔巒周遭雖不築城已有可恃之形便且其邑治之鎮山卽高麗時鳳鳴山城也地勢徒絶四無窺峰此所以故相臣柳成龍請其修繕仍作京後防營以爲扼吭之大計而都元帥權慄及巡邊使李賓收拾殘軍保此孤城能使豕突之倭賊不復憑凌終成天將掎角之勢者也假使無臨津長山之爲其藩蔽惟此一片邑城亦足恃險而禦賊防禦使之本置此州良以此也矧此兩鎮旣設綢繆政急其所托重捨本州何求哉今不必別有

措置只爲還移舊營於坡州仍兼守城將以兩鎭別將爲守城兩別將平時則兩鎭管屬於本州有事則本守進守於兩鎭仍爲召集江以東列邑之軍以爲羅絡環守之圖則在我衣袽之備可謂得宜而我聖上居安慮危之宏謨神畧其將永賴於方來矣雖然防禦使欲爲還移於坡州者不過循舊制而守兩鎭之長策江北諸邑之並屬坡州恐有鞭不及腹之慮룛右八邑分而爲二高陽交河積城之軍屬於坡州朔寧麻田漣川之軍屬於長湍長湍則仍無營將一如南陽之例依前以古浪爲臨急非守之地坡州尊

其履歷重其事權畧倣水原之規使摠營之西南管下各有防禦使與營將則方可以軍制益備關阨益鞏矣此非大端變通之事直是方便區處而已而今茲所陳專爲臨長兩鎭則本州山城便屬餘事而邑居咫尺舊築尚固雖不費力亦可修治此則付之本州從便拮据亦爲備不虞之一助矣答曰依施作文武交差節目令大臣備擬定式